



辨名考注

下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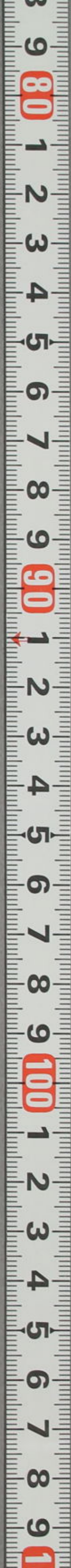
117
二

服部文庫

117

319

3



辨名考注下之上目錄

元亨利貞四則

天命帝鬼神十七則

性情才七則

心志意九則

思謀慮二則

117
319
3

辨名考

辨名考註下之上

日本 物茂御 著

元亨利貞四則

元亨利貞者卦德之名也。周易乾文言傳元者善之

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

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久嘉會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

四德者故曰諸儒以為天有四德者謬矣。王弼周

乾元亨利貞。凡體具四德者則轉以勝者為先故曰元亨利貞也。註元為生物之始春也亨為會聚於物夏也利為和

諸品物秋也貞能幹濟於物冬也乾用此四德以成君子大人之法也。程傳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

為父為君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

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

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尊為善大利主
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朱
子小學題辭元亨利貞天道之常性理字義命第五
條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
四者就氣上論也得物之初生處為元於時為春物
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遂處為利於時為
秋物之斂藏處為貞於時為冬如乾為天之文亦後人取其象云
爾其實乾自乾天自天豈可混乎如曰易有天道焉
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下繫辭傳易之為書也廣大悉
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為氣三才而兩之故六六亦後人玩其象則見易有
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三才之道耳豈必天道哉大氏易之為書主占筮故
其設辭不與它書同讀之之道亦不與它書同曰觀

曰玩曰不可為典要上繫辭傳是故君子居則觀其
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其占下繫辭傳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可以見已故乾元亨
利貞當以易觀之不必引天道及聖人之道解之至
其用之則以為天道亦可矣以為地道亦可矣以為
聖人之道亦可矣以為君子之道亦可矣以為庶人
之道亦可矣故曰不可為典要也元者首也如元首
明哉尚書益稷元首明哉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滕
文公篇
殺之志士不忘其在溝壑招虞人以至將牛曰一元
大武皆然禮記曲禮凡祭宗廟以君即位之年為元

年亦首之義而首轉為始也。乾坤二卦為易之頭。故曰乾元坤元。以乾與坤為六十二卦之元也。故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云云。皆連乾坤以言之。亨利貞則否。可以見已元者善之長也。是引聖人之道為解元者德之名也。如一人元良是也。尚書太甲

元良萬益。謂君人之德也。亦首象也。周易說卦君人之德如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泰伯篇子曰。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是其所至。

者也。以堯之允恭克讓。比諸舜之任智。禹之任功。尚書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又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堯采惠疇。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孔安國傳。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又大禹謨。帝曰。來禹。汝水。成厥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又帝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則可以見君之所以為德者矣。湯師伊尹。則亦不及伊尹。武王不及周公之多材多藝。尚書

王有疾弗豫周公乃告太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虐疾。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

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下焉者則桓公不及管

仲之仁見上篇註高祖不及三傑之能漢書高祖紀

惟握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而皆能為之君是

君人之德別有之而命之曰元已然則何謂元也書

曰元首明哉謂能知人而任之也其能知善人而任

之足以為衆善人之長故曰元者善之長也然善人

難知苟非即安民之德則不能知之故曰體仁足以

長民也見是皆取義於元而引而伸之綱類以長之

者也故以仁為元者非矣孔穎達乾文言正義曰元

也負則信也近思錄道體類伊川曰四德之人君之

德不在知庶務而在知善人不在身親之而在任善

人是知之大者也故易傳皆訓元為大周易屯元亨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隨元亨利貞无

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利貞无咎

為是故也

亨者謂其道盛行無所擁闕也史記天官書饗而擁

闕於葛反又漢書中山靖王傳雍闕不得開元亨

者周易坤大有大者之道行也小亨者周易旅巽

卦皆曰小

者周易旅巽

小者之道行也。辟如烹物水火之氣莫所不達焉。

辟如聘享之禮。講信脩睦之道。禮記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

能講信脩睦莫所不通焉。亨本聘享之享借以言其道也。

蓋聘享之禮行而諸侯無不至者焉。聘義故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

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凌此

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通之盛也後世誤音聘享

之享為食饗之饗然聘禮有享與饗。儀禮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受夫

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鄭註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又曰公於廣壹食再饗鄭註饗謂享

飲饗也音同許兩反。按經典及字書等皆然當時將何以別乎。

天子

利一

故聘享之享元亨之享皆許庚反食享之享乃許兩

反其於文聘享作亨則食饗作享聘享作享則食饗

作饗聘享唯獻璧馬食饗則宴故易曰公用亨于天

子。大有九三爻辭王用亨于西山。隨上六爻辭皆作亨可以見已

利有數義如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曰放於紆

而行。論語里仁為美曰見利思義。憲問篇皆謂營生而有

所得是財利之利也如曰利用厚生。尚書大曰利器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工器皆謂善治其器使輕便於用

之用亦器也是銳利之利也如易曰利有攸往。賁復卦

辭无妄六 利涉大川需及大畜 皆謂作其事有成功

是吉利之利也如利物見利天下周易下繫辭傳利

得益被澤是利益之利也故易亨利其義相似亨主

其道之行言之利主行其事有成功言之是其異已

段如以聘享言之則藉此而諸侯和順國被其福是

利也故經文主受利者言之而至於文言曰利物則

主施利者利物者利益萬物是仁也必以義濟之而

後物可得而利益故曰利物足以和義和者如五味

言之

相和之和謂以異濟同也仁大矣苟非義以差別之

則仁不可成焉是文言皆以君子之道解易已

負者存乎中者不變也曰閑物成務周易上繫辭傳

冒天下之道如曰成天下之亶亶 之亶亶者莫大乎

龜是卜筮之道本在使人能勤其事不怠也凡天下

之事人力居其半而天意居其半焉人力之所能人

能知之而天意所在則不能知之不知則疑疑則怠

而不勤怠而不勤則併其人力不用之事之所以壞

也故聖人作卜筮以替其疑尚書洪範九疇七稽疑

藉是而人得知夫天意所在。豐豐為之不已。事之
 所以成也。故曰成務曰成豐。豐是之謂也。然其人存
 乎中者。渝則終亦急已。故諸卦皆曰利貞。謂不變者
 之必成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周易恒卦。九三爻辭。孔子曰不
 占而已矣。論語子路篇亦此意。它知變曰悔。不變曰貞。蔡
洪範注曰。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按不變曰貞。變
曰悔。物子所見。故太宰純周易。反正曰貞。貞者不變之
義也。吾聞諸先貞勝貞觀貞明貞夫一。周易下繫辭
師此真卓識也。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
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及君子貞而不
諂。論語衛靈公及貞女之貞。史記田單傳。王蠋曰。忠

夫皆不變之義也。又如傳多訓貞為正者。周易師卦
也。貞正也。能以本謂位當為正。陽居陽位。陰居陰位。
衆正可以王矣。按陽居陽位。謂陽爻居初三五也。陰
居陰位。謂陰爻居二四六也。是也。陽居陰位。陰
 居陽位。如移魚鼈於山。植草木于河海。則必失其性。
 已。凡天下之物。唯性不可變矣。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周易文然物與位不當。必至於失其性。失性則變。不
 得為貞。是訓貞為正之義也。志不挫。則百事皆可成。
 故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亦以君子之道。解易者也。
 元或為首。或為大。亨或為通。或為聘。亨利或以為我

得其利或以為利人貞或以為不變或以為當位是
易之不可為典要所以與他書殊也然至於後世儒
者傳會以天道又以仁義禮智配之見前則牽強遷就
不成文意妄亦甚哉

天命帝鬼神十七則

天不待解人所皆知也望之蒼蒼然冥冥乎不可得
而測之日月星辰擊焉風雷寒暑行焉萬物所受命
而百神之宗者也至尊無比莫能踰而上之者故自
古聖帝明王皆法天而治天下奉天道以行其政教

天一

是以聖人之道六經所載皆莫不歸乎敬天者焉辨

道二十一是聖門第一義也學者先識斯義而後聖

人之道可得而言已後世學者逞私智而喜自用其

心傲然自高不遵先王孔子之教任其臆以言之遂

有天即理也之說見其學以理為第一義其意謂聖

人之道唯理足以盡之矣以此其所見而曰天即理

也則宜若可以為其尊天之至焉然理取諸其臆則

亦曰天我知之豈非不敬之甚乎故究其說必至於

天道無知極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有礼朱子語類

而

序考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德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為化聖人豈不然乎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有心而無為豈不然乎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卦天之有心豈不彰彰著明乎哉故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商書太甲下又曰天道福善禍淫湯曰天道虧盈而益謙謙卦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子語豈非以天心言之乎仁齊先生駁宋儒者至矣語孟字義天道第六條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而聞于蓋於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理則學者或可得而聞也至於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理則非聰明正直仁熟智至者則不能識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天道福善禍淫

天二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之意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雖其如予何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是也是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也者蓋如此夫善者天之道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蓋天地之間四方上下渾渾淪淪充塞通徹無內外莫非斯善故善則順惡則逆苟以不善在於天地之間者猶以山草植之于水澤之中以水族留之于山岡之上則不能一日得遂其性也必矣夫人不能一日有不善立于天地之間亦猶如是故善之至無往而不善惡之極亦無往而不惡善之又善天下之善聚之其福不可量焉惡之又惡天下之惡歸之其禍不可測焉天道之可畏可慎如此而所謂善者豈有形狀之可言乎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善者非他即直而已蓋直則善不直則惡非有二也宋儒謂天專言則言之理又曰天即理也其說落字虛無而非聖人所以論天道之本直蓋以有心見天則流于災異若漢儒災異之學是也無心見天則陷于虛無若宋儒天即理也之說是也學者苟思懼脩省以直道自盡無有

一毫邪曲而後當自然其學猶之後世之學其言曰
 識之非可言語喻也
 以有心視之則流于災異若漢儒是也以無心視之
 則陷于虛無若宋儒是也可謂善為調停者也
 其說之是乎則天也者有心無心之間者也可謂妄
 已夫天之不與人同倫也猶人之不與禽獸同倫焉
 故以人視禽獸之心豈可得乎然謂禽獸無心不可
 也嗚呼天豈若人之心哉蓋天也者不可得而測焉
 者也故曰天命靡常詩大雅文王篇又尚書咸有一德天難謀命靡常惟命不
 于常尚書康誥古之聖人欽崇敬畏之弗違若是其至焉

者以其不可得而測故也漢儒災異之說猶之古之
 遺矣然其謂日食若何地震若何者漢書五行志傳
謂不建厥咎既厥罰恒陰時則有日月隲行星辰逆
行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
木則搖於土則墜於石則墜於屋則瓦落是以私智測天者也
 宋儒曰天即理也者亦以私智測天者也仁齋先生所謂當求之於冥冥
 之中自有陰陽之理者亦然語孟字義一陰一陽往
甚明矣子貢何以謂不可得而聞乎蓋於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之理則學或可得而聞也其至冥冥中
自有陰陽之理則非聰明正直仁熟智至者則不可
得而聞也惠按此亦舊刻本之文與今本有異同
 夫陰陽者天心也尚書洪範惟天陰豈可以理言之
下民相協厥居

乎故其說終歸於以有心無心之間命之悲哉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詩周頌維本言天之所以

降大命於周者雖深遠不可見亦滾滾無所底止已

子思以至誠無息論天禮記中庸故至誠無息不息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

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

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久也夫天斯昭昭之多

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

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洋海而不涘萬

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

其不測元龜蠃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蛟龍是其所特發

古書所無故借引此詩以為證豈之本旨哉宋儒弗

之察遂以為天道之本體中庸二十六章集註程子

道亦不已大全小註西山真氏曰如天之春而夏夏

而秋秋而冬晝而夜而晝稍環運轉一息不停以

其誠亦其所見為爾夫誠者天之一德豈足以盡天

哉

朱子曰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是道朱子語類卷七

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若

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

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亦然又性理

大全道部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

言陰陽氣也一陰陽則是理也仁齋先生曰陰陽非

道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是道。語孟字義天說卦傳道第一條

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陰陽豈非道邪夫聖人立

陰陽為道而二先生乃欲勝聖人而上之豈不妄乎

以余觀之其所謂所以陰陽者亦陰陽耳往來不已

者亦陰陽耳二先生皆岐精粗而二之故皆曰陰陽

非道夫道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說詳于辯道第十七章考注

故子思以誠論之且大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

上繫本語易道也故又曰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

一闔一闢謂之道往來不窮謂之道共同豈非易道

邪且天道豈可以一言盡乎然古以福善禍淫論天

道前見而不及其他者教之道為爾諸老先生聖知自

處以知天自負故喜言精微之理古聖人所不言者

可謂戾道之甚者已

宋儒曰生死聚散理為之主宰性理字義大極第三條天之所以萬古常

運地之所以萬古常在人物之所以萬古生生不息

不是各各自然都是理在其中為之主宰便自然

此是以知天自負者也仁齋先生曰天地之道有生

而無死有聚而無散死便生之終散便聚之盡天地

之道一於生故也語孟字義天道第四條是亦以知天自負者

也夫有聚有散者其說必至於十二元會而極矣朱子

語類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十二月會統三十
運統十二世一世統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
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性理
大全皇極經世書解邵伯溫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
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
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
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
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
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
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
所以為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動以盡天地萬
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
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
世篇謂之觀物焉集覽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撰皇
極經世書有觀物內外篇內一於生者其說必至於
篇解則其子伯溫所著也

今日天地即萬古天地而極矣語孟字義天道第五
條夫四方上下曰宇

古往今來曰宙知六合之無窮則知古今之無窮今
日之天地即萬古之天地萬古之天地即今日之天
地何有始終何有開闢是皆喜推己所見以言己所
此論可以破千古之感不見而求人之信己者也夫孰信之哉是皆自聖者
也不信古聖人者也不敬天者也夫天也者不可知
者也且聖人畏天論語季氏篇君子有三畏故止曰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知命堯曰篇子曰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也曰知我者其天乎憲問篇子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而未曾言知天敬之至也至於子
思孟子始有知天之言中庸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鬼神

不

而無疑知其性也孟子曰盡心上孟子曰盡心然然僅言人之

性命於天故以誠為性之德是已誠則孟子亦僅

言知天之與善孟子離婁上篇孟子曰誠身有道不

道也思誠者是已然二子知天之言一出而後諸老

先生囁然以言天宣先生孔子敬天之意乎亦二子

好辯之流弊也易傳有統天御天之文周易乾象傳

物資始乃統天又文言傳時乘六龍以御天也皆稱帝云爾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傳皆贊聖人之德云爾大氏後世

君子既已傲然求為聖人亦復不知古文辭不能讀

古書皆遷就以從己故爾學者思諸

命者謂天之命於我也或以有生之初言之或以今

日言之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以前生之初言之者

也書曰惟命不于常是以今日言之者也仁齋先生

引子夏孟子之言必以命定於有生之初者非矣舊本

語孟字義天命第一條天命二字有以天與命並言

者有以天之所命言者蓋天者謂專出於自然而非

人力之所與也命者謂以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

所及也故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

者命也子夏謂之在命者定於有生之初故謂之有

其實一也若五十而知天命亦以天與命並言舊說

作天之所命者非也若書所謂天命靡常及中庸天

命之謂性等語乃殊不知子夏孟子皆以在彼者為指天之所命耳

天以至於此是者為命其實則命是天之所命天與命豈可岐乎因是而遂以五十而知天命為知天與命

論語為政篇古義天者莫之為而為命者莫之致而至皆非人力之所能及惟善可以獲乎天惟德可以膺乎命此則務於自脩而不萌一毫希望之心此智致其精而學到至處也豈有是乎且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萬章上篇亦以貧賤言之耳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篇是得富貴之道仁而得貧賤之道不仁也君子行仁

道

以致命故書曰祈天永命易曰致命遂志又曰正位凝命象傳唯君子無致貧賤之道故孟子云爾

仁齋先生曰何謂知命安而已矣何謂安不疑而已矣本非有聲也臭味之可言益無一毫之不盡處之泰然蹈之坦然不戴不惑方謂之安方謂之知豈見聞之知哉伊川云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此視知字太淺所謂知命者處乎死生存亡窮通榮辱之際泰然坦然煙銷冰釋無一毫動心而後謂之知命所

謂知有命而信之是不待君子而能知之

語孟字義天命第七

條何謂知命安而已矣何謂安不疑而已矣本非有聲色臭味之可言蓋無一毫之不實無一毫之不盡處之泰然履之坦然不貳不惑當謂之安當謂之知孔子曰丘之禱也久矣亦此意不可見聞之知而言伊川云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此看命字甚淺所謂知命云者處死生存亡窮通榮辱之際泰然坦然烟銷水釋無一毫動心處而謂之知命也知有命而信之是不待君子而後知之也論語堯曰篇集注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是仁齋先生得意之言也然學觀之亦與伊川何擇也祇敷衍

其言與否之異耳且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者本謂知天之命我以比道也先王之所以安民

為心立斯道者亦以知天命也故非知此則無以為君子也宋諸老先生忘先王之道以敬天安民為本而專求諸己遂陷於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自爾以來雖有俊民迷而不悟如仁齋先生之聰敏亦為其餘習所痼故究其所見豈與達磨能相遠哉

傳燈錄卷三第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且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魏氏奉釋禪雋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鸞鳳也觀師演道作相指心每與師論議是非鋒起師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

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太初十九年丙辰歲十月五日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遊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歿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遐矣建孝莊即位雲具奏其事帝令啟墳惟空棺一隻草履存焉舉朝為之驚嘆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為信道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圖覺大師塔曰空觀師自魏丙辰歲告寂迄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又卷五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珣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家信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容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

忍大師師遠告其母以為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禺高行士劉志畧結為交友尼無畫藏者即志畧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為解脫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且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師居之四衆雲集俄成寶坊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云云又云吾去七十

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與化建

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住新州國恩寺沐

主答侍者尸之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

衣鉢七日報刺史楊城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法袈

天

幸

淡，郤歸曹溪，今遺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即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可惜之至。

孔子五十而知命論語學子知天之命孔子傳先王之

道於後也孔子又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

憲問是孔子自言我能下學而上達故天命我以傳

道之任者為知我也論語八佾如儀封人言亦爾論語儀封人

諸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

將以夫子孔子學先王之道以待天命五十而爵祿

不至故知天所命不在行道當世而在傳諸後世已

帝一

不爾孔子知天命何待五十乎後儒之解不能直作

其事而徒論其心如仁齋先生不疑而已矣安而已

矣是也嗚呼聖人之心安可窺乎且如仁齋之說徒

言不以名利動其心已嗚呼不以名利動其心豈足

以盡聖人乎亦以己心窺聖人已陋哉僭哉僭哉陋

哉

帝亦天也漢儒謂天神之尊者尚書舜典肆類于上帝

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是古來相傳之說也宋儒曰

天以理言之帝以主宰言之周易乾卦程傳天專言

序

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性理大
 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性理大
 全天地部程子曰天之所以為天本何為哉蒼蒼其意
 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
 以理為主宰則帝天何別亦難其解已蓋上古伏羲
 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其所制作政漁農桑衣服宮室
 車馬舟楫書契之道周易下系辭古者包羲氏為網
 罟以佃以漁神農氏作斲木為
 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黃帝堯舜垂衣裳
 而天下公制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
 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上古結繩
 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亘萬古不墜民日用之視以為人道
 之常而不復知其所由始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蠻貊

夷狄之邦視效流傳莫不被其德雖萬世之後人類
 未滅莫之能廢者是其與天地同功德廣大悠久孰
 得而比之故後世聖人祀之合諸天名曰帝如月令
 所載五帝之名是也春太皞夏炎帝中央
 黃帝秋少皞冬顓頊夫人死體
 魄歸於地魂氣歸于天夫神也者不可測者也何以
 能別彼是乎况五帝之德侔于天祀以合之與天
 無別故詩書稱天稱帝莫有所識別者尚書湯誓有
 夏多罪天命
 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
 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毛詩大雅
 蕩篇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為是
 天生蒞民其命匪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故也如堯舜以下作者七人既祀之學則見上篇聖萬

世不替而五帝之德若是之大豈泯泯乎不祀呂刑

注泯泯昏也先王之道斷乎不然矣所謂祀其始祖配諸

所自出之帝者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即五帝也即上帝也可知已

至於漢儒以上帝為天神之尊者又就五帝別五行

之神與人帝禮記大傳鄭玄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大

嫫怒黃則合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計光紀皆用正

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後稷以配

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凡配五帝也則臆說耳大氏古之禮

用粟

有于字
若是天子之名而

祀后土以禹配惠按古之禮祀后土以禹配未詳漢

未立官稷遂於官社後立官稷稷種穀樹祀祖先既立

主又立尸祀天亦然文公二年公羊傳作僖公主者

用桑練主用粟者藏主也禮記檀弓虞而立尸又郊特牲尸神象也

是先王之道合天

人而一之故傳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禮記祭儀宰

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

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

此之制禮之意如是夫且帝之名奚昉也若是天之

名而推以命諸天則先王尊天之至必不敢若是天

之名而推以命諸天子則先王之恭必不敢以此觀

之帝是五帝合諸天也。尊聖人之至，豈不然乎。

鬼神者，天神人鬼也。天神地示，人鬼見周禮。周禮大宗伯職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古言也。不言地示者，合天

神言之。凡經傳所言皆然。後世所以鬼屬陰，神屬陽

者，以易有之也。性理字義鬼神第二條。程子曰：鬼神

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

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大

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屈伸往來者，言之神是陽

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地

活爾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為神。氣

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為鬼。如春夏是氣之方長屬陽

為神，秋冬是氣之已退屬陰，為鬼。其實二氣亦只是

一氣耳。天地間無物不是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

神亦無所不有。大抵神之為言伸也，伸是氣之方長

者也。鬼之為言歸也，歸是氣之已退者也。又第八條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言陰精

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游魄降，散

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

過如此。惠按性理字義所引易上條辭之文也。是

不知易者也。古人有疑問諸天與祖考，尚書洪範則有大疑謀

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儀禮士冠禮

士冠禮筮于廟門，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

宜乎社造乎禘，禘於所征。著龜比自傳，鬼神之神是易

所以言鬼神也。後儒乃謂稟命著龜。論語公冶長篇賦文仲居蔡章

徵朱子不知禮，故其筮義曰：為著室南戶，置牀于室

中央，安著于其上，焚香讀祝而筮之，是以著為神也。

字義人心歸以為靈則人精神都聚在邦土使自會
靈如白鯊大王之類林羅山諺解白鯊大王未考蓋
鮑君之類本草綱目石首魚時珍曰鯊能養人恒
想之故字從養羅願云諸魚薨乾皆為鯊其義不及
石首故獨得專稱以白者為佳故呼白鯊又鮑魚時
珍曰鮑即今之乾魚也風俗通鮑君神謹案汝南銅
陽有於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高車十餘乘經澤
中行望見此磨著繩因持去念其不車持一鮑魚置
其處有頂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及見鮑魚澤中非人
道路惟其如是夫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
效驗因為起祀舍眾巫數十惟張鐘鼓方數百里皆
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祀下尋問
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神言人共贊成之耳壞
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贊成之耳壞
聖人而
宣若是其陋乎是義不明遂以易鬼神為陰陽之靈
造化之迹外人鬼而為言謬之甚者也

鬼神二

仁齋先生曰凡天地山川宗廟五祀之神及一切有
神靈能為禍福者皆謂之鬼神也得之祇沿宋儒之
謬而不能正鬼神之名非也又曰今之學者以風雨
霜露日月晝夜為鬼神者誤矣亦得之
神者凡天地山川宗廟五祀之神及一切有神靈能
為人禍福者皆謂之鬼神也朱子曰鬼者陰之靈神
者陽之靈其意蓋以謂雖有鬼神之名然天地之間
不能外陰陽而有所謂鬼神者故曰云云可謂固儒
者之論也然今之學者因其說徒以風雨
霜露日月晝夜屈伸往來為鬼神者謬矣然是皆神
之所為也故傳曰神氣風靈
禮記孔子問居天有四
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
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靈
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說卦曰神也者妙萬

序

物而為言者也下文遂言雷風火澤水艮周易說卦傳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可以見已

鬼神之說所以紛然弗已者有鬼無鬼之辨已晉書阮瞻

傳瞻執無鬼論自謂此理可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謁瞻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可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大惡為餘病卒性理大全鬼神論或問鬼神之有無程子曰吾為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為爾言有爾得不吾言求之乎又問鬼神有無朱子曰此豈在作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眾理看得漸明則此惑

於

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月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理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夫鬼神者聖人所立焉周易觀卦彖傳聖人以宣容疑乎故謂無鬼者不信聖人者也其所以不信之故則以不可見也以不可見而疑之豈知鬼乎天與命皆然故學者以信聖人為本苟不信聖人而用其私智則無所不至已

序

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

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周易上繫辭傳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是三者皆贊易之言也人皆知其言鬼神而不

知贊易乃舍易為之解程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

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

若亦不濟事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

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魂謂精氣其死也歸乎天消散之意鬼是往而不

反之義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精氣否曰有之又問既有精氣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

問鬼神之事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于原

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无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

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頓是自得也本義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

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者原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

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申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故失其義已益易者

伏羲仰觀俯察以作之前無所因直取諸天地是在

禮樂未作之先也幽明之故者謂鬼神與人之禮也

禮記樂記明則有鬼神不曰禮而曰故猶故實之故國語禮樂幽則有鬼神

樊穆仲曰賦事行刑必謂上世相傳者也堯舜未制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

禮之前蓋已有其故堯舜亦因之制作耳學者苟明

易則知所以制作之意取諸天地故曰知幽明之故
 宋儒乃謂知人與鬼神所以然之理者二程全書易說聖人作易
 以準則天地之道也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綸也綸理也在事為倫治絲為綸彌綸理也
 也偏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者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故所以然也非也原始反終者亦易道為然始則終終則始循環無端易者所以知來也故原其始以反之於其終故知來學者苟能原人之始以反之於其終則知幽明之禮之說也死生幽明互其文耳說猶云禘之說論語八佾篇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

鬼神五

指其故亦謂禮之說也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己見中則
 注詩曰天生烝民毛詩大雅烝民篇是也故聖人作事鬼之禮亦原始以反之於終而歸諸天故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毛詩大雅文王篇人死復則升于屋禮記禮運及其而號告曰祭有降神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凡傳謂某神降於某者莊公三十二年左皆在天之辭也聖人切德如天故配之天群下則不配已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篇祭雖妻拜之凡事死如事生中庸踐其

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存之至也又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
 如事生思死語其心而禮則殊者皆以其歸諸天也
 者如不欲生語其心而禮則殊者皆以其歸諸天也
 惟天也不可不知矣惟鬼神也不可不知矣詩曰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毛詩大雅抑篇傳曰於彼乎於此乎
 禮或求諸陽或求諸陰禮記郊特牲魂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
 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
 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祐
 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者與皆謂其不可知
 也敬之至矣天邪鬼邪一邪二邪是未可知也故聖
 人制禮雖曰歸諸天亦未敢一之禮記禮運篇夫禮
 必本於大一二分而

鬼神六

於

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陰
 曰命其官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
 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敬之至矣
 之以質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敬之至矣
 教之術也自佛氏以諸天餓鬼及地獄天堂之說溷
 之長阿含經先于佛所淨脩梵行生忉利天使彼諸
 侑羅略有二種一者鬼道所接魔身餓鬼有神通力
 二者畜生所接住大海底須彌山側又地獄篇輔行
 云地獄從義立名謂地下之獄名為地獄故琴沙云
 瞻部州下過五百踰繕那乃有其獄然此地獄有大
 諸小弘明集福成則天堂詳法苑珠林翻譯名義集等
 書其文甚長難具而後人始輕視天與鬼神也鬼神
 載故今槩舉一二而後人始輕視天與鬼神也鬼神
 有無之說所以興焉宋儒見聖人尊天之至也乃陰

以法身如來擬之法身如來具于上篇而謂天理也而其輕視

鬼神自若焉仁齋先生則固執遠之之言而欲一切

棄絕鬼神論語古義敬者不侮慢之謂遠者不褻黷之意專用之于人道之所當為而不求媚

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至也語孟字義鬼神第二條

樊遲問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又

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皆見聖人深恐人之不務力於人道而

或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而言之也由是觀之則凡記禮等書稱子曰或稱孔子曰諸論鬼神之言皆出於

漢儒之假託偽撰而非皆不知以先王之禮之意求

諸易故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者即所謂幽明之故

死生之說也鬼神之情狀祭則聚聚則可見不祭則

散散則不可見不可見則幾乎亡矣精氣為物謂聚

若有物也游魂為變謂魂氣游行為厲也立之壇墠

立之宗廟祭祀以奉之儼然如在是謂為物然其祭

之也曰迎之曰送之禮記祭義春雨露既濡君子履

以迎來哀以送往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是豈必其在

于此哉亦聖人立其物耳是雖言鬼神然易亦有之

大傳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周易下繫六十二卦孰

非陰陽聖人特立之物曰乾坤天地位而造化行乾

坤立而易道行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上繫辭傳乾坤

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鬼神之道亦然故傳曰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禮記祭義文聖人之立其物也是教之術也故知易則知鬼神之情狀也聖人能知鬼神之情狀故立幽明生死之禮是又仰以觀天文以下其義所以相因者爾京房易有歸魂游魂之卦津逮秘書第二象云山附於地剝君子俟時不可苟變存身避害與時消息春夏始生天氣盛大秋冬嚴殺天氣消滅故當剝道已成陰盛不可逆陽息陰專升降六爻反爲游魂盪入晉晉乾道變化萬物通矣六爻交通至於六卦陰陽相資相返相剋相生至游魂復歸本位爲大有故曰火在天上大有爲歸魂卦晁氏公武曰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爲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爲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爲

鬼神八

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初乃生後卦之初是游魂爲變亦易有其義而古來相傳也後儒不就先王之禮與易以求知鬼神之情狀而直求諸鬼神豈能知之哉多見其不知量也已

鬼神之德中庸以誠言之見上左傳以聰明正直言之

莊公三十二年左傳史墨曰魏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能多涼德其何主之能得其言雖殊其義一矣皆謂其無思慮勉強之心也天地無思慮勉強之心故必得聖人

待哉

參贊而後天地位萬物育中庸語鬼神無思慮勉強

序

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鬼神之道亦然故傳曰明命鬼神以

為黔首則禮記祭義文聖人之立其物也是教之術也故

知易則知鬼神之情狀也聖人能知鬼神之情狀故

立幽明生死之禮是又仰以觀天文以下其義所以

相因者爾京房易有歸魂遊魂之卦津逮秘書第二

象云山附於地剝君子俟時不可苟變存身避害與

時消息春夏始生天氣盛大秋冬嚴殺天氣消滅故

當剝道已成陰盛不可逆陽息陰專升降六爻反為

游魂盪入晉晉乾道變化萬物通矣六爻交通至於

六卦陰陽相資相返相剋相生至游魂復歸本位為

大有故曰火在天上大有為歸魂卦晁氏公武曰八

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為五

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為

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是游魂為變亦易有其義而古

來相傳也後儒不就先王之禮與易以求知鬼神之

情狀而直求諸鬼神豈能知之哉多見其不知量也

已

鬼神之神中庸以誠言之見上左傳以聰明正直言

之莊公三十二年左傳史墨曰魏其亡乎吾聞之國

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能多涼其言雖殊其義一矣皆謂其無思

慮勉強之心也天地無思慮勉強之心故必得聖人

參贊而後天地位萬物育中庸語鬼神無思慮勉強

已見

之心故必待聖人為之禮立少極而後游魂不為變
 易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繫上
辭之是言卜筮者也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爾后于內爾乃頌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尚書之文夫聖人豈無
 嘉謀嘉猷然洗其心退藏於密乃頌之于外曰是鬼
 神之命也洗其心者柔致諸鬼神而不敢留以為己
 謀猷也密者謂不洩于外也是其意吉凶與民同患
 故也其仁至矣哉鬼神合謀吉無不利周易下繫辭
傳人謀鬼謀

百姓與能其知至矣哉

仁齋先生曰三代聖王之治天下也好民之所好信
 民之所信以天下之心為心而未嘗以聰明先于天
 下故民崇鬼神則崇之民信卜筮則信之故其卒也
 又不能無弊焉及至于孔子則專以教法為主而明
 其道曉其義使民不惑於所從焉孟子所謂賢於堯
 舜遠矣正謂此耳語孟字是其臆度之見蓋道之甚
 者也何則鬼神者先王立焉先王之道本諸天奉天
 道以行之祀其祖考合諸天道之所由出也故曰合

鬼與神教之至也前見故詩書禮樂莫有不本諸鬼神者焉仁齋之意蓋謂三代聖王其心亦不尚鬼神唯以民所好而姑且從之安哉是不知道者之言也是或見孔子獵較之類孟子萬章下篇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趙岐注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也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安作是言耳夫雖聖王其即位之初或然及其化之成也如陶鑄以出少果其言之是乎則聖王之於民亦不能若之何已聖人之道豈若是辱哉漢書張耳傳注孟康曰冀州人謂悞弱爲辱師古曰音士連反且三代之道所以謂之有弊者禮

鬼神十

記學記已乃謂其所損益已夫聖王之尊鬼神三代具上篇皆然若謂之有弊則其所因者爲有弊也果使所因者有弊則安在其爲聖人哉觀於王安石三不畏三不畏當作三不足學部通辨等書引作三不足續通鑑綱目宋哲宗元祐元年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誣其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則其所謂明其道曉其義者豈無弊哉且其所謂孔子以教法爲主者以口誦誨言少爲教已陋哉是講師之事也豈孔子而若是哉且其言曰明其道曉其義使民不惑於所從焉其言則是而其意則非矣若使明先

王之道曉先王之義一意從先王之教而無他歧之
惑則可也然先王之教禮焉耳今不遵先王之禮而
欲以言語明其理則君子尚不能況民而戶說之使
喻其理不惑於鬼神是雖百孔子亦所不能也乃其
為理學所錮而不自覺其言之非者豈不悲乎漢以
來佛老之道滿天下而莫之能廢者先王鬼神之教
壞故也是豈理學者流所能知哉
仁齋先生又曰卜筮之說世俗所多悅而其害於義
理何者從義則不必用卜筮從卜筮則不得不舍義

焉義當生則生義當死則死在己而已何恃卜筮而
決之也君子去就進退用舍行藏惟義所在奚問利
不利為語孟字義鬼神
第三條之文夫卜筮者傳鬼神之言者也
無鬼神則無卜筮有鬼神則有卜筮既以尊鬼神為
非孔子之意則廢卜筮亦其所也祇觀其所言專以
己言之是予所謂後儒忘先王孔子之道為安民之
道而動求諸己者豈不然乎宋儒謂當當義而命不
足道則仁齋先生譏之語孟字義天命第九條論語
集注引尹氏曰用舍無與於
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其意以為學問當當言
義而命不足道此不深考耳蓋有當言義處有當言

命處何者出處進退在於己言義可矣若夫國之存亡道之興廢專繫於天雖聖人亦不得知己之所欲故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聖人亦固言命也故或可言義或可言命其專言命不足道者非也夫無天爵而人爵至非義不可受之也有天爵而人爵從之義也當受之也有天爵而人爵不至命也安之而已矣此義命之辨也伊川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朱子曰人事盡處便是命義命混合頗關分曉蓋有義而無命者有矣有命而不消言義者有矣其曰命在義中至於其自為說則亦唯言義而已乃問其知者非也命之說則唯以不動心言之見前孟子所闢楊氏為我者孟子滕文公下篇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豈它哉大氏後儒貴知主言之先王孔子之道不然主行道

施於民大氏民之為事疑沮於天之不可知者人情為爾故卜筮禱請且萬古而不能廢者亦人情為爾聖人能盡人之性故率人之性立以為道豈為己而設之乎學者其思諸

孟子有天吏

公孫丑篇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

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齊人伐燕或問曰云云為亂世之辭也天下有君則人以君為天唯君奉天命以行之天下無君則無所稟命故君子直奉天命是謂天吏如湯伐桀武王伐紂皆稱

辟

天尚書湯誓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泰誓王曰今高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即此義也故暴虐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孔子時尚不稱之六經唯胤征有天吏乃指羲和以其為天官故也尚書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罔聞知又火災竟罔王石不爾逸德不可解舊注以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為天子之吏者孔安國注尚書胤征曰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非矣

性情才七則

性者生之質也宋儒所謂氣質者是也其謂性有本

性一

然有氣質者

論語陽貨篇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蓋為

學問故設焉亦誤讀孟子而謂人性皆不與聖人異

其所異者氣質耳見上遂欲變化氣質以至聖人若

使唯本然而無氣質則人人聖人矣何用學問又若

使唯氣質而無本然之性則雖學無益何用學問是

宋儒所以立本然氣質之性之意也然胚胎之初氣

質已具則其所謂本然之性者唯可屬之天而不可

屬於人也。又以為理莫有所局，雖氣質所局實有所不局者存，則禽獸與人何擇也。故又歸諸正通偏塞之說。性理字義，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只一般，因人物受去各不同，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為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而不通，人物所以為理只一般，只是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耳。又見朱子語類四。而本然之說終不立焉。可謂妄說已。書曰：惟人萬物之靈。秦誓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雅丞孔子釋之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篇。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

性二

大傳曰：成之者性。上繫辭文。是皆古人言性者也。合而觀之，明若觀火。尚書盤誥語。蓋靈頑之反，然亦非宋儒虛靈不昧之謂。見上篇。中偏之對，然亦非宋儒不偏不倚之謂。中庸朱熹章句：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皆指人之性善移而言之也。辟諸在中者，之可以左，可以右，可以前，可以後也。物者謂美也。美必倣倣，是人之性也。是亦言其善移也。孔子又曰：上知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篇。亦言其它皆善移也。負者不變也。謂人之性不可變也。成之者，性言其成就，各隨性殊也。人之性萬

品剛柔輕重遲疾動靜不可得而變矣然皆以善移
 為其性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聖人率人之性以建
 教俾學以習之及其成德也剛柔輕重遲疾動靜亦
 各隨其性殊唯下愚不移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論語泰伯篇孔子之語故氣質不可變聖人不可至而虞
 九德見上篇周六德見辨道第各以其性殊豈不然
 乎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辟如和風甘雨長養萬物萬
 物之品雖殊乎其得養以長者皆然竹得之以成竹
 木得之以成木草得之以成草穀得之以成穀及其

性三

成也以供宮室衣服飲食之用不之猶人得先王之
 教以成其材以供六官九官之用已鄭玄注上曲禮

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漢書劉向傳臣聞舜命九
 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
 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秩宗
 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其所謂習善而善亦謂

得其養以成材辟諸豐年之穀可食焉習惡而惡亦
 謂失其養以不成辟諸凶歲之秕不可食焉則何必
 求變其氣質以至聖人哉是無它宋儒不循聖人之
 教而妄意求為聖人又不知先王之教之妙乃取諸
 其臆造作持敬窮理擴天理去人欲種種工夫見上

敬莊慎獨則注及遂以立其本然氣質之說耳仁齋
辨道第六章注
先生活物死物之說見辨道第三章考注誠千歲之卓識也祇
未知先王之教區區守孟子爭辯之言以為學問之
法故其言終未明覺者豈不惜乎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已本勸學之言而非論
性者焉蓋言君子與民方其未學不甚相遠及習先
王之道以成君子之德而後見其於民有霄壤之異
耳故其所謂性相近者亦語中人已中庸曰率性之
謂道本為老氏之徒以先王之道為偽故子思言先

性四

無

王率人性以立道非強之耳亦非謂率性則自然有
道也孟子性善滕文公上篇亦子思之意耳觀其曰服堯
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告子下篇則所謂
人皆可以為堯舜者同上亦非謂聖人可學而至矣曰
仁義禮智根於心見上篇則所謂性善亦非謂人性皆
與聖人同矣祇如告子杞柳之喻其說甚美湍水之
喻告子上篇告子曰性猶湍水決諸東方則東流決
於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
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

性善論

亦猶是也。亦言人之性善移。孟子乃極言折衷以處內外

之說。見己是其好辯之甚。遂基宋儒之謬焉。其與荀子

性惡。見辨道皆立門戶之說。言一端而遺一端者也。

子雲善惡混。楊子法言修身篇人之性善惡混。脩其

所適善惡。退之性有三品。韓愈原性論性也者。接于物

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

而所以為情者七。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

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其所

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

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

而悖于四。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

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

性五

動而處于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

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

也。豈悖理哉。至於蘓子瞻無善惡。蘓軾楊雄論昔之

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楊子以

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抗之以孔

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下智與

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

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

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

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其性皆不

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

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為

榦。小者為楠。楠之不可以為榦。是

豈其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

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

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

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
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
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有善
惡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
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子人曰
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
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
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
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
夫言性者安其善惡為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
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
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
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
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
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
能勝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
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

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而韓愈又欲以
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近而抗夫三子之論區區乎
以右稷之歧疑文王之不勤瞽瞍管蔡之迹而明之
聖人之論性也將以書萬物之理與眾人之所知
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一人之才定天下之
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
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則佛氏之意矣
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孟子告子篇生之謂性也朱注與近世佛氏所謂作
用是性者畧相似大全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
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
聽手之執足之運奔皆性也其說得箇形而下者
且如手能執足若執刀胡歐陽子謂性非聖人所先
亂如人亦可謂性乎
道見辨
卓見哉仁齋先生釋孟子性善而曰人之生質
雖有萬不同然其善善惡惡之心無古今無聖愚一

也語孟字義之文可謂善說孟子也然雖有善善惡惡之心

豈必可使為善乎其人必曰吾雖好好色未能為宋

朝論語雍也篇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則亦何

益哉苟能信先王之道則聞性善益勸聞性惡益勉

苟不信先王之道則聞性善自用聞性惡自棄故苟

孟皆無用之辨也故聖人所不言也其病皆在欲以

言語喻不信我之人使其信我焉不唯不能使其信

我乃啓千古紛紛之論言語之弊豈不大乎學者猶

且不能求諸先王之教而唯議論是務悲哉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宋儒本然復性之說本

諸中庸章句第一章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

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大學章

句序一有聰明睿知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

命之以為德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石

梁王氏及仁齋先生皆以為老氏之意而非孔門之

言也童子問禮記曰問多格言然不足列之於詩

魯諸儒知道者鮮矣至於論理則皆專主黃老之

石梁王氏辨之是也然猶有未辨盡者矣或王亦以

為聖門之遺言而自黃老中來者間有之矣若樂記

所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語

本老氏之語淮南子亦有之蓋禮記剽竊之晦翁取

之為詩傳序起頭不深考耳三禮義疏姓氏王氏石

梁下云未詳世次今附於此又按性理字義理第

一條引象山陸氏說論天理二字當與此併觀

樂者理性情之道也。先王之教能養人性以成其德者莫尚焉。且其為教無義理之可言。無慮之可用。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性情之說古唯詩與樂有之。喜怒哀樂亦人之所必有者也。然其動之偏勝而不中節則必至傷中和之氣以失其恒性。德之所以難成也。故立樂以教之。性者人之所愛。天所謂中是也。故以其嬰孩之初喜怒哀樂未用事之時言之。所謂人生而靜者是也。是非謂必求復嬰孩之初也。又非謂以靜虛為至也。為樂能制其躁動防其過其故。

以其意時言是耳。如中庸未發之中亦非以未發之時為大本為施功之地。但謂人之性稟天地之中故先王之道率人性以立之耳。後儒不知古言不知古文辭又不知先王之教之術妄以為本然之德。性理論人心有本然之德大槩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古經書雖是多就做工夫實有得上說。然亦有就本原來歷上論。如所謂明德者是人生所得於天。本來光明之理。具在吾心者。故謂之明德。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兄。此便是得於天本明處。務以義理說之。遂成宋儒之陋。王氏伊藤氏又據宋儒之解而讀古文辭譏其非孔門之言者何邪。大氏性與習不可得而別者也。

故古者語性多以嬰孩之初言之耳上所引樂記及下所引孟子之

語之類是也類豈以嬰孩為貴哉又知孟子曰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離騷下篇亦宋儒復初之說所本也語論

而

學子闕篇朱注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

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又大學章句明

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人

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

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

明之以復其初也又孟子公孫丑篇朱注氣即所謂

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殊不知大人乃大舜

之誤耳禮記坊記子云父母在戲而不歡鄭玄注戲

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

其孺子之心

性九

仁義禮智為性昉於漢儒而成於宋儒緣五行之說

也白虎通有情性配五行之說已出上篇性理大全

性理總論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

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

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

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

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

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

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

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故程子曰天所賦為命人

所受為性文公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

性之綱陳氏又曰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

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則就氣上論則物

時為冬又詳論語有子曰

然孟子亦曰君子所性仁

其為人也章徵可併觀

義禮智根於心上篇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下篇是其所祖述也仁齊先生務言仁義禮智之非性也語孟字義仁義禮智非性之名道德者以偏達於天下而言非一人之所有也性者以專有於己而言非天下之所該也此性與道德之辨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孟子曰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仁義為道德之名彰彰矣自漢唐諸儒至於宋濂溪先生皆以仁義禮智為德而未嘗有異議至

於伊川始以仁義禮智為性之名而以性為理自此學者皆以仁義禮智為理為性而徒理會其義不復用力於仁義禮智之德至於其功夫受用則別立持敬主靜致良知等條目而不復徇孔氏之法此予之所深辨論繁詞累言聊聲愚衷以不能自已者實為此也非好辨也或曰伊川何以謂仁義禮智為性耶蓋觀孟子二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及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語以為仁義禮智是性而不再擁到孟子之意所在殊不知其所謂固有云者固與謂之性自不同蓋孟子之意以為人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四者人之性而善者也而仁義禮智天下之德而善之至極者也苟以性之善而行天下之德焉則其易也猶以地種樹以薪燃火自無所窒礙故擴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能成人之性不善則欲成仁義禮智之德而不得唯其善故得能成仁義禮智之德故謂仁義即吾性可也謂吾性即仁義亦可也但以仁義為性中之名則不可

也所謂固有者意蓋如此其理甚微所謂毫釐千里之差實在於此學者不可不反覆體察焉而其所謂根於心者本對霸而言夫霸者之行仁義也皆假之以濟己之欲而非己之真有也王者行仁義也非惟外由仁義而行實根抵於中心而無往而不謂善獲在仁義禮智故曰根於心其義豈不明哉可謂善獲孟子之意已孟子固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為性非以仁義禮智為性然其說本出於爭內外之門戶焉觀其與告子爭之議論泉湧口不擇言務服人而後已其心亦安知後世有宋儒之災哉是其褊心之所使乃有不能辭其責者矣夫仁智德也禮義道也皆先王之所立也孟子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德已仁

齋先生以四者為德亦非矣

情者喜怒哀樂之心不待思慮而發者各以性殊也

七情之目醫書曰喜怒哀思悲驚恐大成論惟氣得

流調攝非宜致生多證故內因七情而得之喜怒哀憂思悲恐驚者是也喜傷於心者其氣散怒傷於肝者其氣擊憂傷於肺者其氣聚思傷於脾者其氣結悲傷於心胞者其氣急恐傷於腎者其氣怯驚傷於膽者其氣亂雖七證自殊無踰於氣此就其發於五藏者立之名儒書

曰喜怒哀懼愛惡欲禮記禮運篇或止言喜怒哀樂四者

中此皆以好惡兩端言之大抵心情之分以其所思慮者為心以不涉思慮者為情以七者之發不關乎

性為心關乎性者為情凡人之性皆有所欲而涉思慮則或能忍其性不涉思慮則任其性所欲故心能有所矯飾而情莫有所矯飾是心情之說也凡人之性皆有所欲而欲或以其性殊故七情之目以欲為主順其欲則喜樂愛逆其欲則怒惡哀懼是性各有所欲者見於情焉故如曰情欲曰天下之同情荀子篇子宋子曰人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也正名篇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論語里仁篇子曰惟仁者能好人章朱註皆以所欲言之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皆以所欲言之性各有所殊者亦見於情焉故如曰萬物之情周易下繫

情二

辭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皆以性所殊言之又如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告子直以為性又如曰訟情禮記大學子曰聽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曰軍情六韜龍韜王翼篇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明律吏律公式部漏泄軍情大事條若邊將報到軍情重事而漏泄者杖一曰用其情禮記檀弓下篇樂正子春之母死五百吾情吾惡皆以其不匿內實言之所謂訓實是也國註論語子路亦以情莫有所矯飾故轉用耳且訟情軍情亦各有一種態度而得之則瞭然者亦如情

序考

以性殊故有是言焉。自宋儒以性為理，已而字義遂晦。性情之所以相屬者，不得其解。至於仁齋先生而後始明矣。故語孟字義，情者性之欲也，以有所動而言。欲也是也。先儒以謂情者性之動，未備更欲見得欲字之意，分曉人常言人情言情欲，或言天下之同情皆此之意，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四肢之於安逸是性目之欲，視美色耳之欲聽好音口之欲美味四支之欲得安逸是情。父子之親性也，父必欲其子之善，子必欲其父之壽考，情也。又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也。大凡推此類見之，情字之義自分曉。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言或大或小，或緩或急，物各有其所好，故謂之情也。鳥所謂萬物之情，又是此意。孟子又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言為人所謂天下之同好，為人所欲，天下之所同惡，人指我以為禽獸，非人之所欲。

情三

故曰：是豈人之情也哉？又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即是此意。又晦庵以四端為情，尤無謂。孟子曰：四端之心，而未嘗曰四端之情。可見四端是心，非情。又註大學指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為情，然大學亦曰：正心而不曰正情，可見忿懣等四者是心，非情。晦庵以為心統性情，而以性為心之體，情為心之用，故有此說。殊不知心是性，是性各有用，工夫處情只是性之動，而屬欲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四端及忿懣等四者，皆心之所思慮者，不可謂之心。若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乃顯然有形者，非心而何？若不謂之心，而謂之情，則將指何者為心？乃悉廢心字，而獨用情字可也。而古人以喜怒哀樂愛惡欲為七情，蓋言情之品有此七者，謂喜怒哀樂愛惡欲，即為情，則不可也。凡無所思慮而動，之謂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設無所思慮而動，則固可謂之情。纔涉乎思慮，則不可謂之情。分限甚明。學者仁齋先生曰：於心則曰存，曰盡。於性則當以意理會。

序

不

新名考

曰養曰忍志則曰持曰尚若情與才皆不必用工夫
 先儒有約情之語非也語孟字義凡心性情才志意等字有必用工夫字有必用工夫字
 持曰尚皆是用工夫之字若情字才字皆不必用工夫何者以養其性則情自正存其心則才自長也
 先儒有約情之語蓋不理會此意耳學者審焉
 其人專守孟子而不知先王禮樂之教故以為情不理可也觀其論顏子不遷怒而曰舜殛四凶猶當有餘怒論語雍也篇古義論曰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其說流于虛無而非所以論聖人之心也夫喜怒者人心之用也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唯衆人之喜怒誘於一己之私而作聖人之喜怒乃由

有

性

仁義而發非在己在物之謂也四凶之在朝妨賢害民常人所怒聖人殊甚故雖誅之猶當有餘怒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蓋其愛人也深故其惡之也亦益甚耳夫子何以偏曰不遷怒耶蓋怒者逆德而易遷而顏子不然夫子之所以稱之也可見正心之說非聖人之意而聖人之意豈不然乎夫情者不涉思慮者也教專以仁為宗也豈不然乎夫情者不涉思慮者也樂之為教無義理之可言無思慮之可用故理性情以樂是先王之教之術也豈理學者流所能知哉伊川先生所謂約情而適中近思錄為學類伊川先生此故覺者約其情使入於中其性其言豈非哉然亦不知所以約之之方而欲就情上用功則過矣

序考

也

材材同人之有材譬諸木之材或可以為棟梁或可
 以為桷爾雅釋宮疏梁即屋大梁也一名桷留柱
吉是棟屋椽也一名椽椽韓愈人隨其性所殊而各
 進學解大木為桷細木為椽
 有所能是材也如孟子所謂非才之罪天之降才不
 能盡其才並告子皆謂性也仁齋先生訓性之能孟
字義才者性之能也猶手之持足之行可以為善亦
可以為不善譬諸能以手持物攬筆書字手也把刀殺
人亦手也故曰可以為善亦可以為不善也然其書
字殺人皆在於手而所以書之殺之者則在於心故
孟子曰若夫為是如高陽氏有不才子文公十八
不善非才之罪為是如高陽氏有不才子年左傳昔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
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敦惠按高陽氏

心一

當作帝則如云棄材也謂其不可用也又有唯訓能
 者如周公多材多藝尚書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材多
材多藝不益成括小有才孟子盡心下篇益成括見
能事鬼神益成括小有才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
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是也後世才
 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字皆唯訓能耳

心志意九則

心者人身之主宰也為善在心為惡亦在心故學先
 王之道以成其德豈有不因心者乎譬諸國之有君
 君不君則國不可得而治故君子役心小人役形見

辟名考

貴賤各從其類者為爾國有君則治無君則亂人身亦如此心存則精心亡則昏然有君而如桀紂國豈治哉心雖存而不正豈足貴哉且心者動物也故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告子上篇是言雖操則存操之不可以久不得不舍舍則亡操之無益於存也何則心者不可二者也夫方其欲操心也其欲操之者亦心也心自操心其勢豈能久哉故六經論語皆無操心存心之言書曰以禮制心見是先王之妙術也不待操而自存心不待治

心二

而自正舉天下治心之方莫以尚焉後世儒者僅知心之可貴而不知遵先王之道妄作種種工夫求以存其心謬之大者也學者思諸

孔子曰依於仁述而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雍也是孔子教學者使其心常依於先王安民之德不相違離也又曰擇不處仁焉得知里仁言居其心於仁也其言雖殊其義實同蓋皆古語也夫仁者先王所以制禮也家語曲禮子夏問孔子曰夫仁者制禮苟為禮而不知禮之所以制則德難成焉然當三代之隆士

學而成則舉而用之

禮記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政以

防民淫一道德以司俗養耆老以教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糾惡命鄉論秀士升之

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徒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

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世之人游泳於先王之

仁默而識之豈有不依焉者哉及於春秋之時大夫

世官隱公三年公羊傳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議世

卿世卿非禮也何休學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

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賢者不用先王之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

仁遠而不可見則士之學先王之道獨善其身者子孟

盡心篇古之欲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其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比比皆是

於是乎遂忘其仁而徒以為藝德之所以難成也故

孔子教以依於仁亦衰世之意也豈出於禮之外哉

然先王之仁不可見者其在今世亦甚於春秋之時

則仁禮二言永為千萬世治心之道學子者思諸

存心之說昭於孟子對放心言之離婁篇孟子曰君

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告子篇孟子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不由放心而不

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雖存乎人者

也

豈無仁義之心哉。且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宋儒持
 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敬所祖前見然究孟子之意，亦其性善之說已。何則其
 所謂心者，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也。放心者，謂
 學者不察仁義禮智根於心，遂失之也。故曰：放心求
 皆論說之辭，而非若宋儒所言者焉。告子上篇朱注
 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
 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
 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
 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
 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
 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
 失。宋儒以為工夫，性理字義心第三條心有體有用
 具象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體

心四

有

即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
 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
 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
 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
 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可謂默已。康熙字典
 五來切。默，廢象。大，仁齋先生辨之是矣。語孟字義橫
 小時未分別也。仁齋先生辨之是矣。渠曰：心統性
 情，非也。孟子曰：存心養性。又曰：動心忍性。以此觀之，
 心自是，性自是，性所指各殊。若以心為統性，情則
 單言心，而可既言存心，而又言養性，則其言豈非贅
 乎。而偏言養性，而遺情字，則其言亦偏矣。蓋養性則
 情自正，不別用脩情工夫也。孟子告子篇：孟子曰：仁
 人心也。章古義人之所以為人者，仁義而已矣。苟忍
 刻貪暴，莫之知有，則是放其心而不自知。舍其路而
 不自由，故為學者。在知其放心而求之，既求其放心，
 則義自在其中矣。堯舜之治天下，亦不過由此二者
 而行，則非於學問之方，無復餘功乎。故曰：學問之道

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放心者謂放失仁義之心非謂昏昧放逸之心也觀上文曰仁人心也而繼之曰散其心可見矣後世之學驚於虛遠以收斂此心使不散逸為求放心此出佛老之餘說而大乖孟子子之旨不可不辨焉

本心亦出於孟子觀其以鄉與今對言告子上篇鄉

受命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命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命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其意但謂其初時之意耳宋

儒以為心之本然朱注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固有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究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仁齋先生以

為良心非賤凡有情之類皆有之故聖人貴德而不

貴心論語中說心者繞有其心三月不違仁及從心所欲不踰矩及簡在帝心三言而已然皆不以心為緊要至於孟子多說心然亦皆指仁義良心而言不特說心曰本心曰存心是也夫凡佛氏及諸子盛言心者本不知德之為可貴而妄意皆不知辭者已杜撰耳與孔子之旨實背壤矣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四端端猶言一端也亦謂其微者已朱子以為端緒孟子公孫丑上篇朱注

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其意謂仁義禮智全於性而四者乃其端緒發見

於外也是佛書覆藏心之說耳大般涅槃經梵行品

一者不造諸惡二者作已懺悔愚者亦二一者作罪二者覆藏又云覆藏者漏不覆藏者則無有漏發露

悔過是故無漏若作眾罪不覆不藏以不覆故罪則
 微薄又如來性品第四之一如是等人自言我是聰
 明利智輕重之罪悉皆覆藏覆藏諸惡如龜藏上
 仁齋先生以為端本古義
 也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乃仁義禮智之本能
 擴而充之則成仁義禮智之德故謂之端也先儒以
 仁義禮智為性故解端為緒以為仁義禮智之端緒
 見於外者誤矣語孟字義四端之端古註疏曰端本
 也謂仁義禮智之端本起於此也按字書又訓始訓
 緒總皆一意而考亭特用端緒之義謂猶物在於中
 而緒見於外也然訓字之例雖有數義俱歸於一意
 緒字亦當與本始字同其義想爾之有緒緣治不止
 焉則為繒為帛至端兩丈足之長即有引而伸之之
 意若考亭之所謂則與本始之義相及非字訓之例
 孟子之意以為人之有四端也猶其身之有四體人
 人具足不假外求苟知擴充之則猶火燃泉達竟成
 仁義禮智之德故以四端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本
 此孟子之本旨而漢儒之所相傳授也又曰中庸曰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左氏傳曰履端於始暨變端
 禍端開端發端等語古人皆依本始之義用之於是
 益知古註之其意據孟子擴充之言而謂有引而伸
 之意豈然乎孟子亦曰養性盡心上篇孟子曰盡其
 則知天矣存其心養性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其性所以事天也是自有先王之教法養以成其
 德已如其擴充之言亦如曰天昭昭之多也禮記中
 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論說之言為爾雖孟子
 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論說之言為爾雖孟子
 豈必求擴充四端之心以成仁義禮智哉而固泥其
 擴充之言以此為工夫遂有端本之說亦非矣
 宋儒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性理大全性理四心
 部問雜說中以赤子

之心為已發是也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明鏡止水是不知心之為動物仁齋先生聖人之心明鏡止水於聖人之書本無此語亦無此理先儒駁之者是矣語孟字義明鏡止水四字本出於莊子以此喻聖人之心吾觀其益天淵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何所見其為明鏡止水乎夫聖人之道以彝倫為本而以恩義為結千言萬語皆莫不以此為教今夫佛老之為教也以清淨為本無欲為道暨乎功夫既熟則其心若明鏡之空若止水之甚一疵不存心地潔淨於此恩義先絕而彝倫盡滅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猶弁髦級旒然與聖人之道相反猶水火之不可相入夫草木生物也流水活物也雖寸苗之微然養之而不害則可以參雲雖源泉之小然進而不已則可以放乎四海人心亦然

養而不害則可與天地並立而參矣故孟子之論心每以流水萌芽為比而未嘗以明鏡止水為譬何者可以生物比於生物而不可以死物喻生物也虛靈不昧四字亦出於禪書即明鏡止水之理學者不可不明辨極論以洞知其又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近思錄是非得失之所究也又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近思錄學類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也且以外物為外寧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外物為外寧己而從之是以何者當在內外也且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見性理大全心性篇是或一道也如不逆詐不億情部二程全書心性篇

不信論語憲問亦有意然專以此為至則亦明鏡止

水之見耳如虛受人周易咸卦象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亦以受人

言納人諫時言之虛者謂虛其心而不有一物也豈

語其常哉仁齋先生以無私心為虛語孟字義理第

虛云者謂中無私心詳見體用則注亦非矣段使無私心當其受人言

先有所見橫其胸中則必不入故當其受人言則必

心不有一物是其道也豈無私心之謂乎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盡心上篇是謂盡其心力以

思之耳正與梁惠王所謂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

矣梁惠王上篇同意言但人不思耳思之則能知性之善

志意

知性之善則知天道之與善孟子本意不過若是矣

宋儒不識先王教法故就論語孟子字面以求學問

之方遂謂盡心者盡心之量也盡心篇朱注人有是

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妄哉豈有所謂心之量者乎仁齋

先生曰謂擴充四端而至于其極也古義盡心者謂

而至于其極也知性者謂自知己性之善而無惡也

言自能盡其心者知其性之善可以擴充也苟能知

其性之善則知天亦自在其中矣蓋性則果其言之

天之所命善而無惡故曰知性則知天矣是乎則當曰知其性者盡其心也其言之倒置豈非

強乎亦欲為聖人故耳

之心

辟

志者心之所之。此說文之訓也。說文曰：志者，心之所之也。是以字

偏傍為說。字學家之言耳。仁齋先生曰：心之所存主

也。語孟字義：心之所之謂之志。此說文之訓也。愚又謂志者，心之所存主也。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又

曰：志壹則動氣，是也。若作心之所之，則意顯明。聖論語曰：匹夫不可奪志也。禮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皆謂心之有得之。醫書：腎藏精與志。黃帝內經：靈樞本神篇：腎藏精。

精舍亦可見已。

意者謂起念也。人之不可無者也。雖聖人亦爾。如子

絕四毋意。論語子罕篇本以孔子行禮言。孔子之心與

禮一矣。故當其行禮，若不經意，然是形容其動容周

旋中禮者爾。孟子盡心篇：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後儒不識語意所在，或謂無私意。子罕篇朱注：意，私意也。或謂

聖人盛德之至，自無往來計較之心也。語孟字義：意者，指心之往

來計較者，言論語所謂毋意者，蓋言聖人盛德之至，理明心定，自無往來計較之心也。若作毋私意，則多

一私字，尤非所比。皆泥矣。如大學誠意，乃以好惡言之，以論聖人也。

意之誠格物之功效也。朱註以來，皆不解文意。

思謀慮二則

思者思惟也。論語曰：學而不思則罔。為政篇子夏曰：切

問而近思。子張篇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管子曰思之思之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內業篇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是學問之道思為貴也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是聖人之德以其善思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上篇是人之所以為人亦以其能思已後儒之無深遠之思乃以三思為大過論語公冶長篇季文子三思章集注程子曰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妄哉
 慮亦思之精也有委曲詳采意多以處事言之故亦有危懼意然如曰士四十始仕出謀發慮禮記內則四十始仕

慮謀

方物出謀殺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謀以方畧言慮主我心言之謀者有所營為也或為人謀或就人謀皆必有所營為之事而論定其所以處置之方法也如嘉謀嘉猷尚書及出謀皆指其所處置之術言孔子曰好謀而成論語述而篇則聖人之貴術也自後世詐謀詐術之說興史記淮陰侯傳成安君者儒者也常而儒者諱言術字遂務欲說其理以喻人拙哉

辨名考注下之上終

元亨利貞 諸儒以為天有四德云：周易乾文

乾卦象天故以此四元者德之名也 周易上繫辭傳

德皆為天德云：元者德之名也 周易上繫辭傳

利貞周書酒誥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

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又召誥若有功使其惟王位在德

元小民乃惟刑用天下楚語上莊王使士亶傳太子

歲則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

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

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 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 周易上後世誤音聘享之享云：論語鄉

禮有容色集解鄭玄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聘享之

享享用圭璧有庭實也釋文享許犬反注同聘享之

享元亨之亨皆許庚反 周易乾卦釋文元亨許皆作

亨可以見已

此條當與論語徵鄉黨篇

利器

老子國

不可以

五味相和之

和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子猶馳

而

造焉公曰唯據與我

得為和

公曰

唯據與我

異乎

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

醢

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

其不及

以

過

君子

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

所

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是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

有可焉

臣

獻其

可以

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

爭

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如味

成也

三類

四物

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

以

相成也

出入

周

以

相

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

故

詩曰德音不取今據不然君所謂其據亦曰可君

所謂

不

據

亦

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

琴

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皆曰利

過

也

體

瑕

負

告

周易蒙卦象辭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

告

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又同人于野亨利涉大

夫

利君子貞又六三爻辭六三係

引

左

傳

詳

具之引疏

天

命帝鬼神望之蒼蒼然

道

遠

遊

天

之蒼

日

月星辰擊焉

字

伯

道

為

河東太守沒于石勒乃所壞車以牛馬負

妻

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

可

絕

不

能

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也惟有一息理不

之

曰天者無知生死聚散理為之主宰

使

鄧

伯

道

無知

生

死聚散理為之主宰

部

論

在

人

鬼神精神魂魄條朱子曰高誘淮南子

注

又論祭神考精神條朱子曰高誘淮南子

生

生

者

也

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

生

生變也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

祖

生

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亦有是理則有是
 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云云又曰只是這箇
 天地陰陽之氣散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
 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而不
 窮生云云性理字義論只是箇空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
 也性理字義論大極是極至之義條若太極者乃是
 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義所以萬古常存人
 物之理在其中者為之主宰便自然如此云云知命傳
 都是理在其中者為之主宰便自然如此云云知命傳
 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
 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
 以弗為邾子曰既命矣必與焉左曰命可長也君
 何弗為邾子曰既命矣必與焉左曰命可長也君
 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命仁齋先生引
 卒君子曰知命周易上繫辭樂天知命仁齋先生引
 子夏孟子之言云云天道第十條孔氏疏曰命猶令
 也合者即使令教令之意蓋吉

禮

凶禍之福貧富夭壽皆天之命以其非人力之所能及
 故謂之命也何謂天之命蓋以天道至誠不容一
 毫偽妄也論譙淵篇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朱註命稟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
 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孟子萬章上其子之賢不
 之致而至於命也孝威按仁齋語孟字義天命第十
 條舉子夏死生有命朱註馭之此仁齋大氏古之祀
 引疑當作朱子據朱注據孟子之言也
 后土以禹配稷自高祖除社稷部平帝時王莽奏立社
 官社以夏禹配而末立官援至此始立之云云風俗
 通卷八社神條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句
 龍佐顓頊能平水土為后土故封為上公祀以為社
 非地祇左傳文公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云云僕
 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云云季文子使太
 史克對曰云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云云謂之八
 辟名考

傳曰天下和至滿百莖二十二年褚先生曰漁者舉
 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
 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龜與物
 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為國重寶美矣古者龜必稱
 龜者以其命也如響疏君來久矣余述而為傳周易上係
 辨其受命也如響疏君來久矣余述而為傳周易上係
 行往占問其命報人吉凶如響也其命也如響也
 者謂著受人命報人吉凶如響也其命也如響也
 大王設網罟以捕麋而去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
 魚者乃以神頭置罟中而去本主來於罟中得鮑魚
 怪之以為神不敢持歸於是材里聞之因共為起屋
 立廟號為鮑君神後轉多奉行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
 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祝祀焉
 積七八年鮑魚主行過廟下問其故有人具為之說其
 鮑魚主乃曰此是我行過廟下問其故有人具為之說其
 以易鬼神為陰陽之靈造化之迹鬼神者造此迹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
 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之間言良能言二氣之迹
 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大抵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主
 只是自然屈伸往來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
 來自地活爾云云祭雖妻拜之禮記雜記上為妻父
 在不替也類替類天邪鬼邪一邪二邪之辨指天帝尊宗
 者其替也類替類天邪鬼邪一邪二邪之辨指天帝尊宗
 一者魄二者魂老子十章載宮魄一抱一能無離乎王
 注載猶處也宮魄人文章居處也一抱一能無離乎王
 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
 也評王伯安曰學道之人能以魂載魄又曰四章道
 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三三萬物分陽二評司馬君實曰
 而生一自無而有一生三三萬物分陽二評司馬君實曰
 老子評朱子曰萬物又曰魄是一魂是二性理大是諸子
 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陶鑄
 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云云

莊子逍遙遊是其塵垢粃糠

性情才 告子杞柳

之喻以孟子告子上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也

順杞柳之性而為之則為柷也

為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而仁齋先生云云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乎物而動性之欲也

而不知本出於老子之書而與聖人之道實天淵南

北矣按此語本出於文子之書也亦性之害也蓋樂記

無因應為道但文子性之欲也亦性之害也蓋樂記

說即文子之意再而先儒用復性復初等語亦皆出

於莊子蓋老子之意以謂萬物皆生於無故人之性

由其初也真而靜形既生矣而欲動情復初等語所

由而起也儒者之學則不然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

義禮智苟有養之則猶火然泉達不能自足以成仁

失其養無物不消初無滅火之別其源實判於此伊

與儒者之學固有生初無滅火之別其源實判於此伊

記之好學論中說性亦生樂情欲漢書地理志下凡民

柔緩急音聲不為外情之欲故謂之俗莊子天下篇

舍動靜七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莊子天下篇

情欲篇三曰天生人而後使有欲有欲有情情有節

聖人修節以正欲故非聖人不行其情也云云董仲舒對

策天合之謂命非聖人不行其情也云云董仲舒對

化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王法

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訟情曰小大之獄雖不公

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無不聽也况論篇孔子曰

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理

無原故又建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

明地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新圖畫用

其情語又祭義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云論

情伊川所謂約情而適中公問章集注圈外

心志意 宋儒以為工夫 又朱子曰條問心有善惡

窮理致知直是下工夫消磨惡去善自然以為心之

本然謂孟子告子上知為身死而不受云云集注本心

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

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

之也又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 佛書覆藏

心之說 多此云法密隱覆即密義之翻法藏大集云

我涅槃後以倒說故隱覆法藏又眾善行法篇地底

如注北云有愧涅槃經云諸佛世尊常說是有二

白法能救眾生一慚二愧慚者自不作罪愧者不教

他作慚者內自羞耻愧者發露向人阿毗達磨論云

槃經云智者有二覆藏又三德秘藏篇注哀歡品曰

者亦二一智一作罪二覆藏又三德秘藏篇注哀歡品曰

云何名為秘密之藏云云章安釋云若約昔教隱故

密藏云云又圭山畧疏三義釋藏一隱覆名藏又僧

道注金剛三昧云如來藏者位自性真如也諸佛智

摩訶訶

地名如來藏能攝一切有情在如來智內故名聖人

之心如明鏡止水又見近思錄克己類醫書腎藏精與志難經三十

所舍難曰五藏有神各何所藏邪然藏者人之神氣

藏也徐曰按腎主智藏精皆水之為也思謀慮

為人謀論語學就人謀孟子君子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

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詩

不即我謀桓公八年祭公來迎王后于紀穀梁傳

故亦與使詐謀左傳鄭文子諫曰陽虎欲謀齊師也

高曰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韓非子辯

說屬辭飾非詐謀又漢書諸侯王表第二

